

名城賦

1949

1959



名城賦

本社編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 1960 ·

名 城 感
本 社 編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1,075册

850×1168 1/32 · 58千字 · 印張28/8 插頁13 · 定价(8)0.57元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 1897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西郊百万庄)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52号)

編 者 的 話

解放十年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由於正確地貫徹了城市建設為工業建設、為生產、為人民生活服務的方針，我國城市建設事業，和其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樣，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使城市面貌大大改觀。在我國各地，不論在沿海，還是在內地和邊疆，改建、擴建和新建了許多城市。几千年前我國勞動人民創造的歷史名城，歷經戰火，在解放後又獲得了新生，正以從來沒有的高速度向前飛馳；無數的新興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在过去荒無人煙的邊遠地區成長起來。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偉大祖國的錦繡山河變得更加絢麗可愛。

為了向廣大讀者介紹我國城市十年來的巨大變化，我們搜集了人民日報“名城賦”專欄上的文章，略加修改，編成此書。相信讀者通過這本書會對解放以來我國城市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有進一步了解，並會更深刻地体会到黨領導的正確和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更加鼓舞我們的信心，高舉總路線的紅旗，為加速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新城市奮勇前進！

建筑工程出版社

1960年3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合肥在飞	于 明 (1)
兰州寄語	李秀峰 (4)
永不降落的紅星	雷 加 (8)
天鵝項下的一顆珍珠	呂其恩 (13)
太原气势雄	東 为 (17)
山城貴陽的今昔	蹇先艾 (21)
草原駿馬	賀日格 (25)
鐵牛白馬話洛陽	向 东 (29)
重庆的风格	曾 克 (33)
上海頌	靳以遺作 (37)
瞬息千变話成都	米建書 (42)
“二七”名城頌	牛万里 (46)
古都青春	秦汉明 (49)
鹿的地方——新的鋼都	許 洪 (53)
廈門的声音	李 力 (57)
南京，換了人間	夏 阳 (61)
海河，你为什么这样美丽?	方 纪 (66)

合 肥 在 飞

于 明

一条重工业綫，沿津浦、淮南鐵路，縱貫安徽南北，有煤、有鐵、有銅。而省会合肥，正在这条綫的正中。長江、淮河都橫貫安徽，合肥离長江、淮河都近，地位也恰在江淮之間的正中。所以，合肥現在不但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已成为全省工业交通中心。人們如果从上海和北京乘飞机来合肥，在一天之内，便能看到安徽著名的小洋羣鋼鐵基地和改造大自然的河网化工程了。

合肥是个古老的城市。司馬遷在史記里就提到它了。这里有曹操点将台和逍遙津等古迹，三国演义里就有“張辽威震逍遙津”的描述，說曹兵在合肥，把孙权杀得丢盔棄甲。这里还有包公的祠堂，是宋朝“鐵面无私”的包拯的家乡。但是这个古老的地方，在封建反动統治下，一直是千瘡百孔，只有解放以后，在人民的手里，它才获得了美丽的青春。它十年来的变化，使新来的人无法理解过去的荒凉；使曾經来过合肥的人，不能辨認原来的地方，一看到它，便禁不住又惊又喜，好象看到了整个祖国的突飞猛进。

在十年前就到合肥來的同志們說，那时他們到了合肥，火車站沒有站台和站房，只有一个 小草棚，就象到了一个偏僻的村鎮；市区內滿城是破烂的房屋；街道窄狭弯曲，高低不平，遍地污水、沟塘，臭气熏人。入夜，一片漆黑，只少数商店門口有几点微弱的灯光在搖擺晃动……。

1955年我到合肥时，合肥人民正在加紧改造这个城市。一条

东西穿城干道——長江路，柏油未干，沿街楼房才开始起建。我亲眼看着合肥人民，怎样集中力量，去旧换新，建設了这条街道，改造了庭园。然后以此为軸綫，新区旧区同时建設。就在这短短几年里，合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一条条街道煥然一新，万紫千紅的花园襯托着新建筑羣。十年来，合肥市區面积整整扩大了十倍，只是新建的厂房面积，就相当于解放时全市房屋面积的一点六倍。合肥的建設多快好省，朴素适用，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設的特征。

五年前，我曾參觀合肥的工业，那时只有东郊一小片剛开始建設，生产的大半是紡織、农具、軟木、搪瓷等輕工业物品。可是現在，到郊区看看，从北到东，从东到南，新兴的鋼鐵工业和机械工业工厂，星罗棋布，連綿不断。水西門外的荒野，已变成小洋羣鋼鐵基地，鐵水紅光映天，軋鋼机吐出了一条条的火龙，火車頻繁运走整齐的鐵块、鋼錠和鋼材，带来了充足的矿石和焦炭。东郊紡織厂，一排排紡織机器象起伏的波浪一样排列在厂房里；西南郊开始建設仅仅一年，就形成了一个机械工业中心。

我怎么也忘不了1958年的秋天，那时，每到黃昏，万爐升火，全市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崗位：有的走到爐邊开始燒鋼煉鐵；有的走上了运输線；坚硬的水泥路上，整夜有石磙滾压着耐火泥；母亲們把孩子輕輕放在床上，就在房子里做起了堵塢……。一个个場院里，从煉鐵到煉鋼，有各种各样的小土爐、小洋爐，从省市委負責同志到全市每个市民，誰也都是能手，誰也都是学生。当炼出鐵或鋼的时候，人們却象打了一場胜仗那样的高兴。我們終于找到鋼鐵跃进之路。就在一个个小場院里这样炼着鋼鐵的时候，在郊区已經選擇了最快最好的办法，建設小洋羣 鋼鐵基地了。“恰如昨夜东风來，千树万树梨花开”，合肥，就是这样高速度变成工业城市的。

誰不相信这个奇迹，就到这里来看看吧：1958年上半年全市还是鋼鐵生产的空白点，可是經過大办鋼鐵的羣众运动，1959年就能生产四十万吨好鐵，只是合肥钢厂的一个軋鋼车间，一年之

間就趕上了馬鞍山鋼鐵公司1958年的產量。解放前只有幾個鐵匠鋪的合肥，現在因為鋼鐵元帥上馬，機械工業已有六十多個金屬加工廠，其中有十七個大型的具有現代化設備的機器製造廠，不但能生產成套的採礦、運輸、冶煉、電力、農業、化工和紡織機械，而且能生產許多較大型和精密的機械設備。如一個礦山機器廠，可年產兩萬噸礦山機械；一個機床廠可年產二千台機床。此外，化學工業和輕工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全市現在工業職工的人數，比十年前全市總人口還多一倍。

解放前，合肥不但沒有高等學校，連完全中學也只有一所，而現在全市有十四座大專學校，學生一萬一千多人，比解放前在校的小學生數還多一倍以上；中學增加十倍以上，小學則已普及。醫院增加十倍，醫療機構普設，而病床比解放前增加了近百倍。解放前被反動派禁演的黃梅戲，在這裡經過黨的哺育，現在變成了人人喜愛的劇種，受到全國各地觀眾的贊揚。這裡還有富有地方色彩的泗州戲、廬劇、徽劇。

合肥在飛！你古老而又年青的城市啊，張開翅膀，迎着燦爛的朝陽，趁着猛烈的東風，更高、更快地飛翔吧！

兰州寄语

李秀峰

亲爱的同志：

在这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的季节，得到你要来兰州的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不过你把兰州想象成：平沙无际，朔风怒号，塞草蕭索，寒气侵骨的古战场，却使我们兰州人有些不快。

是的，兰州有它苦难重重的以往，血泪斑斑的过去。但解放时惊天动地的炮声，早把这些化作历史的陈迹了。而今则是：百里长街歌声满，千门万户笑语飞！

不信，你来到兰州登上白塔山，俯瞰一下兰州市容。那你会在玲珑多姿的白塔之下，檐牙高啄的亭阁之上看到：黄河远接碧天，近压绿野，粉碎千山万岭，卷起滔天濤浪汹涌奔腾，驰向大海；而把兰州横隔在大河南北。请不要耽心，在这驕縱的巨流上，不只有桥梁、有汽船，而且从朝日爬上东天，河面金光蕩漾，远近汽笛轟鳴时起，滿載肥料的皮筏，如海燕、如沙鷗，駛过惊涛骇浪，划破金色光波，驶向下游的河中綠洲。直到一輪皓月，高悬天空，夜色沉沉，万家灯火时止，还乘风破浪，前奔后驰，载着滿筏瓜果，也載着滿筏月色，集中到古老的铁桥边，供应市場。你会看到：不远的东方，有一座树木葱蘢的孤島，两条銀光閃灼的白練，孤島映出无尽春，白練卷起千堆雪，綠白互襯，詩意盎然。这孤島就是雁滩，这白練就是黄河。雁滩是兰州河中瓜果蔬菜洲之一，也是风景区之一。有黑色参天的大树，有果实累累的园林，有一望无际的菜畦，有鮮艳夺目的鲜花。如果你喜欢活动，那人工湖上，有时水平如鏡，有时波淀漣漪，在风

声、水声、欸乃桨声、轻盈笑声中，你将享受新的快乐。而主要的你会看到：高大的楼房，聳立的烟囱，轻盈舒卷的烟带，临风招展的红旗，在高山大河之间，在绿树香花之中，连绵不绝，迤逦东西，望不见头，看不到尾。这时候，你也許要問兰州的大小。人們將告訴你，党領導劳动人民，在短短十年里，把旧中国占地不到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兰州，扩大了四五十倍。快要完全被崭新的建筑連結起来的長街已經是一百多华里了。这就是矗立在奔腾叫噓的黄河岸边，雄偉嵯峨的皋兰山麓的兰州；这就是祖国中心的兰州。

提到兰州，你总会記起：“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天險；总会記起：过去称作祖国三大桥梁之一，兰州的黄河铁桥。統治者的本領，是残酷地剥削，狰狞地杀戮；爱好的是金錢美人，紅灯綠酒。至于办事，全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草包。清光緒时代，甘肃总督升允兴建的这座桥梁，不只耗費了两年多的时间，用掉了三十万两紋銀，而劳动人民，有些葬身于洪流之中，有些累倒在桥墩之上。承包的德国流氓喀佐斯，設計的美国騙子滿宝本，則充箱盈囊，滿載而归，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去喂紅他們的双腮。而統治者还为立石树碑，歌功頌德。从1954年到今春，短短的几年里，我們在天險的黄河上，架起了九座桥梁。連同施工的在內，将有十三座桥梁出現。这些桥梁，有的是用三个五十多米長的拱梁連成的；有的是用五孔四十米長、二孔三十米長的鋼筋混凝土悬臂式梁組成的……。党領導人民，以智慧和双手，以极短的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在黄河上架起九道長虹，把大河南北，連成一片；千古天險，化作通衢。

爱好重工业的你，可能留意过旧中国的兰州工业。那就是：只有几部破旧皮带車床的甘肃机器厂；装机容量仅九百多瓩的兰州电厂；用着慈禧太后时代机器的毛紡織厂。但短短十年，党和人民，已使兰州烟囱林立，气象万千，初具了重工业城市的規模。一般工厂暫时不提，就請你驅車沿着高楼連綿，綠树繁縝，寬闊平坦的西津路，奔驰四十华里，看看第一个五年計劃限額以

上的項目吧。这里原来大部分是漠漠平沙，蒼蒼荒草，孤兎出沒，雄鷹盤旋的地方。而今天，在廣闊無垠的建築羣里，你先看到聳立黃河之濱，昂頭青天之邊，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大煙囪。它象憤怒的蒼龍，日夜不息，噴射着一丈多長的烈焰，給青天染上紅帶，使銀星喪失光芒。這是什麼地方呢？這裡就是等於舊蘭州電廠發電量一百二十倍，每小時供給附近工廠二百多噸蒸汽，既發電、又供熱的蘭州熱電廠，這就是蘭州熱電廠的煙囪。你又會看到：在藍天秋陽之下，在占地二平方公里的廠址上，林立的煉塔，爭妍斗奇；縱橫的油罐，閃光發亮；火車汽車，轟鳴飛奔，放射着多采的光芒，交織成動人的樂章。這是什麼地方呢？這就是我國目前最進的綜合煉油企業，產品已有三十多種，年產量遠遠超過舊中國煉油量的蘭州煉油廠。你還會看到：一排排的水池，既象神話里的明鏡，又象大地上的湖泊。鏡裏有徘徊的藍天白雲，有浮動的綽約人影。在這裡你會感到心曠神怡，豁然开朗。這是什麼地方呢？這就是濾滌黃河泥沙，供給人民清水，一晝夜的生產可供一千万人一天最高標準用水量的蘭州市自來水廠。你更會看到：有一百八十多公里長，縱橫交錯，遍布全廠的工藝管道；有高达三十六米，容量二萬二千多立方米的大汽櫃；有每分鐘轉四千多轉，高速的渦輪壓縮機；有一個機軸，重達二十噸的電動壓縮機。這些東西，會給人們以偉大和驚異，但更多的是興奮和驕傲。這是什麼地方呢？這就是所產化肥一年增產糧食可頂兩三個縣糧食產量的蘭州化工廠。當然，你可以驅車西去，參觀永登水泥廠；你也可以掉車東來，訪問蘭州石油機器廠。這是擎天的六根大柱，也是壓地的六朵奇花，它們給蘭州以新的生命，新的光芒！

游罢归来，你可能滿身燥熱，一片疲倦，那祖國瓜果名城之一的蘭州，是不会辜負它的嘉賓的。酒味芬芳的醉瓜、飄沙汁多的西瓜、香氣和順的蘭州瓜，再加上什么金塔寺、綠香瓜、金蛤蟆、鐵蛋子……應該說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可惜你待不到冬天，欣賞不到蘭州梨的世界。那也是花開多種，采放各色的。

和的甜味，浓郁的香气，是会清神爽意，解除疲劳。

亲爱的同志，真是“紙短情長，言不尽意。”而且我沒有江淹生花之苦，即使連篇累牘，也不能表达兰州的万一。好在你要来了，在兰州，你就会感到它，前进的速度如天馬飞驰，前进的声音如春雷轰鸣，雄偉里含有精致，刚健中包括柔媚，你会不知不觉的爱上兰州！

永不降落的紅星

雷 加

延安的摄影师，站在清凉山下的河滩上，为了留下一张纪念照片，他愿为每个游客服务。

在这张纪念照片的右上方，是嘉陵山的那座宝塔，横在中间的，是长虹一般的延河大桥。宝塔，它象征着革命的灯塔，在人民心中巍然不动，屹立在云海之中。说起这座圆拱大桥，却又是延安人心坎上的新建工程。如果再审视一下，照片的左下角，你会看见的，那里有胡宗南匪帮修的一个小桥。这桥实在小，小得象大桥上掉下来的一块砖头，很是微不足道的。这不过提醒一下：反动派的进攻，怎能禁得起解放大军的反击，它早已被迅速彻底地粉碎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角度。凡是来到延安的人，第一先登宝塔，俯瞰全城；第二踏上大桥，看那延河的流水。现在呢，这张照片正好留下了宝塔和大桥：宝塔上刻着全城的印象，延河流水又流不尽美好的回忆。

严格讲起来，来到延安的人不是先登宝塔，倒是先望见了这座宝塔。抗战时期由大后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或是由前线归来的抗日将士，他们昼夜跋涉，带着急于投入母亲怀抱的心情，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座宝塔。你不以为上面有颗红星吗？那是一颗嵌入心中的永不降落的红星。这颗红星，不管你今后走到哪里，它都会象母亲明亮的眼睛那样望着你。

1938年日本飞机的轰炸，或是1947年胡宗南匪军的烧杀，这都无损于延安的青春。因为每个到过延安的人，都把全部的青春

奉獻給它了，而這青春的回憶就象永不敗落的鮮花一樣地裝飾着這座古城。

你要尋找住過的第一個窑洞嗎？翻開學習筆記時，你又想起了第一個露天課堂嗎？你要追憶的是敘談理想的河邊小徑，還是宣讀入党誓詞的那個會場？還有，你永遠不該忘記那個歌聲飄揚的晚會，或是你用鐵頭开荒的那个山頭吧？……這無數的回憶，總能得到印証。因此，延安永遠會是原來的样子。

延安革命博物館，總面積約占全城十分之一，它有一個似乎走不到頭的展覽廳。我知道你從前在延安的時候，不曾見過它，這有什么關係？我敢說你對它並不陌生。你，如果不是隨同毛主席長征來的，便是渭華暴動的參加者。搶渡天險腊子口的英雄和勞山戰役的戰斗員，都應該聽過毛主席的整風報告。那個製造榆木炮的人，也許在大生產中又成了勞動模範。再不然你就是一個印刷廠工人，一個民運干部，一個文化教員，或者是一個醫務工作者……博物館記載着革命歷史中的每個風暴，每個腳印。

延安革命博物館是一部党史，一個革命傳統教育的學校，又是一座革命武器的寶庫。

每個在延安生活過、工作過的人，都會深情地問：楊家嶺、王家坪和棗園，如今怎樣了？

楊家嶺大礼堂的周圍，被五省造林青年裝飾得象花園一樣。一條護坡水溝正在砌修，它要沖掉胡宗南的腳印，鼓掌歡迎和平的客人。

到了棗園，你會遇見當年的老鄉長楊成富。他雖然不能阻止匪軍的破壞；但他依據自己的記憶，在這裡恢復了原來的安寧秩序，就象毛主席仍然住這裡似的。講述毛主席的生活故事，不會有比他再親切的了。年節時和毛主席一起聚餐，這是他們全村最大的喜事。那一年毛主席勸他們勤草抗旱的話，彷彿是昨天剛剛談過似的。我想所以如此親切，這是因為每一個回憶，都藏在他的朴实的感情深處呀！

王家坪的兩孔石窖，曾被胡匪的飛機追襲過；可並未受傷，

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最后住过的地方。过了王家坪，就是新建的四八烈士陵园。它在从前女大的门前，隔着延河就可望见这座庄严肃穆的巨石建筑。安息吧！敬爱的革命先烈们！延河，在晝夜不息地为你们唱着英雄的赞歌。

这里的一棵树，一个防空洞，都是革命博物馆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遇见从前的儿童团员、自卫军，又都是这个博物馆身临其境的讲解员。

南关，依然象过去那样繁华。这里，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铺平了，展宽了。路面上经常洒水，两排柳树又把它的绿荫倾注下来。一个民警（请注意这位街道妇女，你也许会認識她的）手持红旗，站在街心指挥着。

这两行街树，从前只是插在地上的一根根柳枝，现在茂密成簇了，并且热情地向你招手。坡里却是新植的中国梧桐，街路比南关更宽、更幽静。试着在城里走一下吧！如同又回到了过去那些日子：抗大的学生、鲁艺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他们在每个星期天，肩并肩，手挽手，在街上尽情地歌唱着。他们有唱不完的歌，就像他们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和欢乐一样。

现在，我在街上所看到的是更年轻的学生、城中的学生和一些戴白布帽的勘察队员。他们已是这里新的居民和客人了。他们有更多的幸福和幻想，不同的就是他们用热情的歌喉，唱着建设者之歌了。

公共汽车穿城而过，银行、邮局大楼，矗立两边；但是在电影院门口，仍然摆着可口的西瓜和使人怀念的又红又大的西红柿。这里，商品新颖，种类繁多，比起大城市毫不逊色；可是你看那些古老的铺面，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子：门板象城门一样打开，顾客们依从农民的习惯，可以随心所欲地走进走出。

在延河大桥下面，一匹灰色毛驥默默地站在河边，象你过去看见的，它在等待每一勺一勺的延水装满它的水桶。

在鼓风机旁，可以听到风箱的咿呀声。还不时看见一个穿花布衣的妇女，坐在石床上用她的手摇着纺车。这架纺车多么面

熟，好象是你从前用过的。这时，你禁不住想：延安嘛！这才是纺车的故乡。

北门外新建了一座石桥，工人们正在把水泥涂在石桥的栏杆上；我也看见了延河的砌岸工程，它大半利用了城墙上的石块。也许你和我同样感到惊奇，原来这座古城不是用砖，而是用石块砌成的。现在，这些石块派了合乎实际的用场，使延河边上这条围城马路，既宽阔，又幽静。这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红柳在城头上轻轻摇曳，青草如同一床绿毡向前伸展，一对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情谊连绵地走了过去。从前，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在分赴前线的前夕，也在这条道路上漫步过呀！清风扫过城墙，河水又流过他们的脚边。美好的黄昏盛满了爱情的杯子；可是他们献给爱情的唯一誓词，却是为了革命。

今天，延安的崭新面貌是更加动人了。五十万尾鱼苗在延安定居下来。二百亩果园围住机关，它将使这个美丽的城市，更加芳香。一个国营农场，建立在杜甫川。由解放军捐献的拖拉机站，1956年就在桥儿沟成立了。

清凉山下有一条汽车路，依我说还是步行的好。一路上定肤泉甘美的泉水可以解渴，著名的万佛洞可以游览。此外，称为幸福生活泉源的延惠渠，就在这个石砭上从你的脚下流过。

延惠渠由狄青牢到甘谷驿，全长一百华里，可以灌溉三万亩土地。延安县委刘书记说：“没有去年大跃进，就没有八自给（水泥、白灰、火药、木材等自给）；没有八自给，就没有延惠渠。最后，还得感谢解放军兵团对老区的热情支援。”

延安专区1956年是个丰收年，跃进的1958年又比丰收年增产31%。杨专员宣布了繼續跃进计划，他说：“三年之内，我们要使全专区的川地水利化。”公社化的无比优越性，给他们带来了信心和胜利。

全部川地三年水利化，或者说，去年大跃进中全部河流修成的跌差，等待着一百二十部发电机的订货。这些事实，怎能不是巨大的跃进步伐！

不久的将来，延安要用自己丰富的生活和美丽的建設，来欢迎国内外客人了。北关将是一个工业区。一直到棗园变成了风景幽美的公园，它又是有无数学校的文化区。人民广场修在延河大桥的南端，一条宽阔的街路直通凤凰山。~~鏟平凤凰山上那些彈坑，~~它要全部綠化起来。

这也是不会很久的事。你的旅行将在七里鋪走出旅客車站，而这条铁路穿过嘉陵山的隧道，一直向北开到沙漠地带；另一条支线也要穿过清凉山的隧道，向西开到宁夏境内。这个区段樞紐站就建設在原来的飞机场上。

那时，七个公路桥和三个铁路桥，把这个美丽的城市从延河两岸紧紧地連系起来了。

不过，对于我們从前到过延安的人，1945年8月15日燃起庆祝抗日胜利焰火的山头还在，我們从这里向各个解放区出发的脚步还在，在前进的大路上，我們要永远永远唱着建設社会主义胜利之歌。